士人家儀考

士人家儀考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士人冠儀

告廟

前期三日　主人告於祠堂未有祠堂者則告於寢寢謂神廳也

宋司馬文正公云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但冠於外廳可也主人冠者之父也或冠者有祖未及七十老而傳則祖爲主人宋司馬公云主人謂冠者之祖父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爲家長者皆可是也

請賓

戒賓 朱子曰擇朋友賢而有禮者核或親或友皆可

前一日 宿賓 即今俗用速帖催請之意也

陳設

厥明 謂冠之朝 夙興 陳冠服 中列賓席 左列冠席 用桼盛其冠 右列醮席 設爵杯於席上

主人 謂冠者之父或冠者之祖及伯叔或兄 以下序立

迎賓

賓至 主人迎入 升堂 賓主拜畢

送坐 獻茶

加冠

冠者從內出盛衣而不冠　賓興

賓揖將冠者就席　加冠賓爲加之也

冠者入於房

按冠無常月寒暑皆可三加即今通行之冠夏月初用衩紗小帽次用兩纓帽後用夏緯帽則三加矣冬月初用緞小帽次用緞邊冬緯帽絨網纓後用絨邊冬緯帽則三加矣

再加

再加　如初加之儀再加之後冠者仍入於房

三加

三加　亦如初加之儀

醮

賓揖冠者就醮席　賓持酒敬冠者

冠者受爵置席上　再拜謂兩印首也　賓答拜

冠者興

儀禮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冠義疏曰醮者醮盡之義

宋司馬文正公曰古者冠用醴今以酒代之

字

賓字冠者

朱子曰加冠之詞只以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冠者再拜謝賓　賓回揖不拜

賓告退　主人留賓　賓出就次

謁祠

主人率冠者見於祠堂

宋政和五禮新儀曰冠者廟見

見尊長

冠者拜父母行四拜禮　父母爲之起以其成人而與爲禮正以責成人之道焉

冠者拜親友　親友爲之揖

冠者徧謁家中尊長

後漢何氏休日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

宋政和新儀曰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見諸父諸兄姑姊

宋司馬文正公曰諸父爲一列諸兄爲一列每列再拜見諸母姑姊倣此

禮賓

主人禮賓

賓退

酬賓以禮物厚薄隨宜

士人家儀考證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冠儀考證

冠禮最易行亦最有益考

士人布衣韋帶而無求於外者以其所見所行必有依據所謂人有禮則安也四禮皆所以敎家而最簡便易行者無如冠禮士族請賓非難習儀有素不過頃刻之勞其後子子孫孫卽以爲常合家皆知十五六歲要學爲成人矣鄉俗因昏始冠仍要擇日陳設

諸事未嘗減省但冠昏連行則冠禮是虛文其子亦不知加冠爲何意則曷不於十五六歲時特爲其子設一日之禮教以成人又命之字以榮之雖平常之子未有不稍動心者從此較易於開導又況佳子弟乎考宋司馬文正公光日近世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若好古君子俟其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書儀又考宋程子曰既冠矣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二程遺書然則教子當重冠禮縱無大益亦有小補此甚不必廢者也

成人之道宜有講求考

敎子固非一日了事而必由一日重其事不可空言無實而必由空言核其實知冠禮以敎成人則冠之前如何積漸敎之冠之後如何引申敎之其益遠矣且敎子以成人則爲父者亦必求諸其身有諸已則以身敎也無諸已則以身先之其益多矣考鄭子大叔曰禮民之所以生也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又考明呂叔簡先生坤曰孩提而有過曰未成童也既成童矣而有過曰未成人也冠而後則成人矣而猶然童心或過

隨年進是天地間棄物也頹弁峩峩不亦辱乎

自冠禮不行子弟竟不知何以爲成人其實君子勤禮而已矣又不知何以異於未成人其實棄爾幼志而已矣此有意於冠禮所當考者

冠賓必求有德望者考

世俗請冠賓必於福命至好者此亦人情但士族冠子自當以齒望重者爲賓其福命不甚薄惡足矣蓋請賓以敎之豈齒弱望淺者所能乎考朱子命其甥之字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爲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終無成

矣魏氏甥來請名字名之曰恪而以元作字之其敬聽余言 文集 又考晉趙文子冠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 國語 不以頌而以規世家大族無不如是是則擇賓首先齒望不必拘泥俗見矣

冠禮時時有舉行者考

凡禮之不行有變通以從宜者此既廢則不必復行

也有苟且而滅去者此雖廢無不可復行也古之士自十五六歲以前必有常冠而古者始冠用緇布冠此非士人常用之冠旣冠而敝之禮之本意必從其始以漸而進三加彌尊故曰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或者不求立教之意疑爲贅設遂欲去之相沿成俗而已非有他也考章俊卿云秦漢以來人自爲禮家自爲俗雖縉紳豈知筮日筮賓爲何如始加再加三加爲何如山堂考索是則冠禮久廢皆由於不求其端然廢者自廢行者自行考後漢何休有冠儀約制晉王堪有冠禮儀皆載於杜氏通典又考宋司馬文正公謂生子

猶飲乳已加巾帽云云是北宋時未冠而已用巾帽似冠禮爲虛設然司馬公書儀必以冠禮列四禮之首而政和五禮新儀仍有品官冠子儀庶人子冠儀則公私之作皆著其儀無他於人事無礙於風化有裨也又考明丁彥城積撰四禮儀式云冠禮士人家行之衣服美惡惟稱家之有無新會志禮書具存討論而行之此士族之所有事者也

各處有舉行冠禮者考

禮儀通行亦言其大概耳各處鄉俗或小有不同粵人大抵將昏始冠間有特行冠禮者至他處多行冠

禮如古今諸名人集中字說不少此海內多重冠禮之證也考近時梁茝林撫部章鉅曰今吾鄉福建福州府男子至十六其父母必衣以盛服設酒醴使徧拜祖宗尊長謂之出幼退菴隨筆凡近地習俗所偶廢者往往遠處習俗所常行正不必少所見多所怪也

學成可冠而字既冠益當勉學　考

禮記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郊特牲蓋名質而字文故有字則是表異之考明黃文裕公佐曰凡子弟未冠者不得以字行泰泉鄉禮若冠禮不舉而少年子

弟又不自安於幼名遂至別字已遍行而加冠猶未
及則何如十五以上早行冠禮之便乎至於士族既
冠之後成人益文（此四字本禮記鄭注）正宜加勉考梁阮孝緒
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其父彥之戒曰三加彌尊
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自是屏居一室非定
省未嘗出戶（梁書阮孝緒列傳）讀書者如此則無愧
於冠矣又士欲速成則未冠而力學考鄭君別傳云
鄭君年十六民有獻嘉禾者文詞鄙俗鄭君為改作
又作頌一篇侯相（後漢時有侯國之相）高其才為修冠禮（太平
御覽）然則子弟好學多文人人皆欲冠之矣矧其父

兄乎

年多相近可同行冠禮考

冠禮本當請賓考司馬文正公曰凡賓當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爲之（書儀）或僻處遠鄉請賓不易倘族中子弟年齒相近者多竟可合行或在祖祠或就一家合請一賓同時行禮以尊卑長幼分先後則於事甚便於禮無缺矣考後漢應亨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想皆十八歲）令月維吉日成服加元首（太平御覽）又考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正月冠中外四孫設一席

於東廂冠者以長幼次於席南陳元服於席上宗人（此族人習於禮儀者）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冠者皆跪而冠興再拜酌四杯酒各拜而飲事訖上堂（拜祖父也）再拜訖（通典）（鄭氏通志亦引此云此皆古禮則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

自古有如此者固可昉而行之

士人家儀考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笄儀

請賓

前期　主婦笄者之母也或笄者尚有祖未老則祖母主此禮又當用笄者之伯母或叔母或嫂主此禮者　戒賓司馬文正公曰女賓擇親戚之賢而有禮者

陳設

厥明謂加笄之早　設席　陳笄以盤盛其笄

迎賓

女賓至　主婦於中門內迎入

加笄

將笄者自內出

女賓揖將笄者就席　加笄女賓爲加之

笄者入於房

醮

笄者出於房

女賓揖笄者就席　女賓持酒敬笄者

笄者受酒置席上　再拜謂兩叩首也　賓答拜

笄者興

字

女賓字笄者

謁祠

主婦率笄者見於祠堂

見尊者

笄者拜見父母

笄者拜見伯母　叔母　諸姑

笄者拜見兄　嫂

笄者拜見姊

禮賓

主婦禮賓

士人家儀考證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笄儀考證

笄而字所以敎成人考

女之笄猶男之冠也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曲禮）以其成人也考明呂叔簡先生（坤）曰古婦人名（謂皆有名也）鳥獸草木未有不名者士女不名不字鄙也又考沈氏（佳）曰女子幼名笄字如孟光字德耀班昭字惠姬是也　然則既有成人之飾而女敎

存焉

女十五歲雖未許嫁亦可笄考

許嫁或速或遲非有定期而及時則當加笄蓋笄則成人雖死亦不爲殤也（本春秋公羊傳）考禮記曰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婦人執其禮孔疏引賀瑒云許嫁而笄女賓爲笄禮未許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女賓不備儀也（雜記）又考宋司馬文正公（光）曰女子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書儀）按雜記以至遲言之不過二十耳（劉氏璋曰女子嫁止於二十）後世昏嫁早當以司馬氏書儀爲定論

笄禮各處多有行者考

婦女之儀多略粵人間有十五而笄者然將嫁始笄者居多至各處行者亦不少

國朝秦文恭公蕙田曰今人家於女子年十三謂之上頭擇日行之拜見父母尊長告於親黨五禮通考又考近時梁茝林撫部章鉅曰今吾鄉福建福州府女子至十四則擇日爲畜髮謂之上頭亦徧拜父母尊長退菴隨筆是則從俗者雖多由禮者正不少士族固可行也

受業謝念功覆校

士人家儀考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士人昏儀

納采 謂納其采擇之禮也鄉俗謂之定禮

諏日具書 書詞隨宜 別具昏者生年月日 鄉俗謂之年庚

使媒氏告於女家

朱子曰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

納采

主人謂昏者之父伯叔兄主昏亦同或以子弟一人為使者媒氏通往來之言行禮則又有使者奉書年庚附往女家

女氏主人謂女之父或伯叔兄主昏亦同出迎賓　揖讓入門

升堂

賓東面奉書致詞述男家主人之意也　主人西面受書

主人再拜謂再叩首　賓避拜主人為受書而拜則非拜賓是以賓避之

請退俟命賓謙言暫退出待主人回書

主人使子弟待賓

主人以書入　告於寢鄉俗謂之拜祖先寢謂神廳也

主人具復書　書女為誰氏出及生年月日

主人奉書出授賓　主人再拜　賓受書避拜

主人布席禮賓　賓揖辭　主人送之

使者還　復命　男家主人再拜受書　使者避拜

男家主人禮使者行家人禮　謂使者既復命後則仍是子弟耳主人但設席禮之而不用賓主之儀

納幣

諏日　具書

備禮物　章服一稱　章服者八品九品之官皆如其品士視九品　謂蟒袍通身用五蟒四爪不拘顏色一稱謂一副也

表裏衣有表有裏表謂衣之外面裏謂裏紬各四兩四兩者四卷也每疋分兩頭卷之至中間而合故曰兩兩取其配合之意

容飾謂釵釧簪珥之屬合四事

食品六器

謹按　通禮小注云凡禮物各如其品不得踰越力不能具者聽其量力備物此謂雖有力之家不許於禮外增多其力薄者量力而為不論多少皆可

主人遣使以子弟為使者　奉書物

女家　受禮　告寢　復書　禮賓

賓復命主人

均如納采之儀

請期

主人書昏期於東 備鵞 酒

使媒氏奉往女家

女家主人報東

媒氏復命

楊氏復曰昏有六禮家禮畧去問名納吉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請期有不可得而畧者

陳匳

昏期前一日 鄉俗亦有前二三日者 女家使人以匳具陳於壻之室

親迎

初昏今鄉俗多以日間往迎壻攝公服俟於堂下

男家主人盛服出立於堂東面向西

壻升自西階下升於廳也主人醮子先設醮爵於廳之東臨時取用

命之迎

壻再拜謂再叩首也出自廳而至階下也

壻馬一乘鄉俗通用肩輿二燭前馬鄉俗通用燈籠在轎前

家雁

婦輿一乘有襜蓋襜謂轎帷蓋謂轎頂前飾采絹二謂轎之前面以采絹二條爲飾也今鄉俗通用花轎

鐙不得過六對　鼓樂不得過十二人此所列鐙輿鼓樂人數凡品官皆同　以上各物齊備先俟於門外

壻乘馬鄉俗多乘肩輿　家雁　婦輿　從行持鐙及鼓樂人皆從

往女家

其日女家主人告於寢鄉俗謂之拜祖先

主人立於內堂東　主婦立於內堂西　醮女

以俟畧如男家醮子之儀

壻至女家　女家主人出迎於門外

導壻入謂主人先行引壻入也　壻執雁從入

女家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向西　壻立於西階上北

面壻面向北階謂簷前石級也倘石級淺不便行禮則立於簷前階下鄉俗所謂天井

壻奠雁謂安置其雁也再拜謂兩叩首也女家主人不答拜

姆謂女之女師也鄉俗本無女師首則女之尊長老婦爲之爲女加景蓋首景謂單衣也鄉俗通用紅紬或紅綢紗蓋於首謂之頭帕出出廳而立於簷前石級

壻揖女降引其婦降階也女從女家主人不降送

姆導女升輿女家以二燭前輿謂女家使兩人執燭在女轎之前今鄉俗通用燈籠

壻乘馬先行俟於門

婦至降輿壻導婦入壻既揖婦即先行引婦以入

踰閾

媵謂女家所使隨女來者布壻席於東　御謂男家所使者布婦席於西　壻婦交拜

合巹

姆脫婦景鄉俗俱係壻以摺扇挑脫紅紬謂之挑頭帕

壻揖婦卽席先設席於室中別以案設合巹之器壻東婦西就位坐　行合巹禮

拜堂

婦夙興　盛服以俟

舅位在堂東　姑位在堂西　皆南向

婦以贄見於舅姑　婦再拜

婦饋酒食於舅姑　婦再拜

舅姑共饗婦　饗婦送者

廟見

三日婦見祖禰於寢　祖謂舅之高曾祖考妣也禰謂舅之考妣也寢謂神廳也舅之父母已歿者其禮如此　主人在階下之東新昏者　鄉俗謂之新郎　從於後　主婦立於階下之西新婦從於後

各就位再拜

主人升　謂自階下而入神廳　詣香案前　奠酒　告　謂以新婦廟見告於祖　退立於東　謂立於神廳之東　新婦進當門中　謂在階下之正中　再拜　興　復位　謂復於階

下之西從主婦之後

主人復位謂復於階下之東　及主婦以下謂主人及主婦及新郎新婦　皆再拜　興　禮畢

壻往女家

諏日　壻往見婦之父母

女家主人迎於門外　揖讓而入　升堂

壻奠贄北面　再拜　主人西面答拜

壻請見主婦　壻再拜於寢門外　主婦答拜

於門內　出

主人設酒食禮壻

士人家儀考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昏儀考證

男昏女嫁俱要先教以昏嫁之道考

昏禮所重以教兒女爲先禮記曰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義然則不能此四者尙不足以加冠况足以娶妻乎又考何氏云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凡子十四五時即須防

他人引誘仍當戒女僕往來家禮辨定此要言也又考詩葛覃毛傳曰教告我以適人之道國風周南是女將嫁亦必先教以爲婦之道白虎通曰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已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此皆昏禮之精意也若男女之教備成昏後可以保家可以長子孫有厚望焉所謂嘉禮流俗多避難就易惟知豢養其兒姑息其女彼少年安能人人不待教而善乎竭心力於儀物之間以爲兒女浮榮而忘根本之計已全失亦可惜矣

訂昏非可盡據媒言考

議昏必要用媒而成昏不當盡憑媒言考宋袁君載

采曰古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而近世尤甚紿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紿男家則厚許之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則責恨見欺至於仳離者有之世範此亦常有之事但因親議親以及門當戶對方以類聚自當無此等事也

兒女不欲近富豪當善成其志考

物各有耦貧不與富耦非退讓之謂各從其類則各得其所也或富家欲就貧家結婚而有志自立者必不願亦以其不類耳倘其人雖富而實無一善可稱則兒女不願近者是爲有識父母不可奪其志也考

陳時王元規兄弟三人隨其母依於舅氏元規年十二郡中土豪劉瑱資財巨萬欲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母感其言而止陳書王元規列傳　夫元規少年而所見如此宜其大有作爲凡兒女志氣近於此者父母當善於成就之

兒女或少無定識則勿順其私意考

父母確知兒女所見高遠則擇配之時必要多方成就其志若少年無知或一時客氣或誤聽人言又或別有私心則父母自當作主不可一味聽從一則恐

其未有定識輕舉妄動二則非男女遠別之道禮保傅記曰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白虎通德論引此又禮之一定也

不誇多則昏姻必及時考

合二姓之好何等敬愛男家不必責奩具女家不必責聘物隨時豐歉稱家有無用之以禮簡則易從必可昏姻以時矣敬讀

大清通禮曰凡禮物豐儉各如其品不得踰越謹按讀此數言則雖有力者亦不當僭侈力不能具者聽其量力備物昏禮蓋禮順人情期於人人易行也世俗專欲誇多鬥靡自不免

有怨女曠夫考北魏太和詔書有云昏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北魏書高宗本紀）蓋自古以此為輕而世俗以此為重誤事甚矣又考湯溪志云富者厚其奩貧者亦以薄裝為耻故民不舉女而伉儷為難又考明丁彥城（積）宰新會撰四禮儀式納采用酒果品隨俗上戶所費銀不過三兩中戶不過二兩下戶不過一兩　納徵用幣羊酒檳榔茶果芝蔴上戶通計所費銀不得過十五兩中戶不得過十兩下戶不得過五兩　請期不分上中下戶（惟遣人通書）不用禮物　女家嫁一女上戶費銀二十兩（資裝之費居半）中戶費銀十兩下

戸費銀五兩此三等之下聘用酒一埕鵞一隻冬〻布二疋茶一盒婦用釵布裙見舅姑而已若家家知此意安有失時之憂

囘門用炙豕不妨至少考

成昏之三日新婦歸家見父母四方或有遲速小異而大畧相近考錢籜石載曰吳俗嫁女初歸曰囘門籜石齋小注是也而廣州以炙豕鄉俗謂之燒猪爲禮其初蓋用特豕其後豪家或用至百數此因力量有餘故以多爲貴耳而里俗亦遂誇多嫌少毎遇嫁娶吉日至第三朝城廂內外所殺豕不可勝計矣考楊時化曰其豪華自喜者固不乏人而黯然不樂者甚多蓋其心實不欲奢且其力萬不能

奢而婚禮不奢人以為薄於姻戚鄰里竊議入室交訴其拘攣困苦於徇俗之情終不得解經世文編此不專論回門然於勉强多用羊豕事恰可指陳親切夫回門用羊豕不過一方之俗尙徧考古禮謹遵

今禮俱無此也且婚娶之喜正欲為子婦厚積其福乃一朝之間特殺如此之多既非典禮所有又於女家無濟女家得羊豕雖極多不過分送親友以相誇耀耳於事無濟也何必人人勉强從多羊豕者少牢也禮記王制言士無故不殺豕禮記所謂士乃王官非寒士也王官無故不敢殺者而人家任意並非典禮所有也多殺於心必多未安於力或有未

足何不去其太甚漸思所變計用之以禮乎

自立者不必侈昏考

少年所見多未定動以娶婦爲一生大事似乎稍貧樸則不能及人或竟引以爲恥此誤之甚也夫人顧自立何如耳豈有娶婦之奢儉可以爲榮辱者昔晉阮修居貧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一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晉書阮修列傳是則人苟能樹立卓卓雖歛錢爲婚亦足動一世之傾慕況於質樸乃是量力行禮非歛他人錢也爭流俗之浮華忘自立之實際志士未須如是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

婦贄不必誇多考

司馬公書儀及朱子家禮婦見於夫家之尊長皆無贄今俗不免有贄亦無不可但不必徒取美觀耳世俗動以此爲重事侈陳獻物受之者不過難却其情而女家不免疲於營辦考南齊世祖敕諸王納妃止用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南齊書禮志）夫古時王家婚儀猶不許以獻物相誇今之士民嫁娶其於贄物但須成禮何至求全責備又考明丁積撰四儀式婦見舅姑用幣餘皆不用何必多誇鬥靡乎

女賢則資裝雖少亦見重考

人家能教其女以盡婦道雖貧裝不足人亦喜之不然雖盡飾致美安能使識者不厭乎後漢戴良五女並賢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後漢書戴良列傳是則人能教女女雖多而不必憂家雖貧亦能見重彼專以資裝爲急而以教女爲虛文者殆未悟此也與

嫁女亦不宜生厭考

嫁女好奢者固不可爲法而過於吝惜以女爲厭者亦不近人情考袁君載采曰嫁女須隨家力或財產

覔餘亦不可親爲他家之人不以分給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併有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乎世範世有厭女者聞此亦可悟矣又考安溪出杉安溪人既生女則種杉百株後來藉爲奩資焉福建通志此則能早計遠慮不至勞力者

鬧房既失禮而甚害事宜加勸戒考

世俗有看新婦之禮新昏之後親友族黨不論長幼連日皆有來觀者考禮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雜記又考梁書云晉宋以來初昏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徐摛謂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

下之儀以備盛禮徐搆別傳然則其初不過本家兄弟姊妹相見其後漸及親賓俱來觀禮亦不過因婦見舅姑之日可於堂下列觀耳今則鄉俗不僅在堂下而竟長幼成羣升堂入室以觀之矣其稍知禮義之家不至太甚若委巷中閒民居多或爲苛禮以難新婦或爲虐謔以戲新郎人人皆知其不宜家家皆以爲不便而其爲此者曰助興曰親熱則昏家不敢少違而新婦視爲陷穽矣至僻遠之鄉則尤苦甚至有汲水以爲戲爆竹以相驚新婦因此致病昏家因此耗財者亦間有之其賓人人必娶家家有昏互相報復

放尤愈甚豈不可笑倘謂非此無甚歡樂則試問人家自娶婦外尚有多少喜事豈親友借來者並無歡樂耶亦甚駭聽聞矣

國朝張清恪公伯行有云合巹之夕親戚朋友擁眾入房披帷帳按枕衾名曰鬧房傷風敗俗正誼堂集是則初昏鬧房亦識者所未許也況於隨時苛虐無異暴客乎凡子弟往觀新婦爲父兄者似當嚴加約束勿使虐人而遠鄉各有搢紳可因便以開導各有耆老可切實而勸阻豈徒不悞事竟是積陰德未可坐觀其失而不爲之所也

受業侯　康覆校

士人家儀考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士人喪儀

初終

疾甚遷居正寢婦人則居內寢

哭踊

既終　子號哭擗踊

去飾

子兼嫡庶長幼言去冠　被髮　徒跣

婦人女子去笄笄簪也去笄則去耳環可知

期服以下　男子素冠　婦女去首飾

環哭

男在東　女在西　環牀而哭

謹按此合一家男女言服重者近前服輕者漸後雖極急遽仍分別男女之位不可混也

立喪主

立喪主嫡長子爲喪主如嫡長子已歿則以嫡長孫如嫡長子已歿未有後則以次長子

主婦父喪則嫡母爲主婦如嫡母已歿則喪主之妻爲主婦

謹按凡事當有主管以專責成送死大事也立喪主以主外事立主婦以主內事

設護喪

分設子弟護喪事如司書司貨各執事之類

治具

治襲殮之具　治棺　治凡喪具

訃

護喪者使人訃於親友此謂平日至親厚者當使人報知不必用書柬也

沐浴

子弟捧湯及巾櫛入　男喪則女出女喪則男出

男喪則子孫爲之沐故婦女皆避出女喪則婦女爲之沐故男子皆避出雖極急遽而男女不可無別也

謹按沐浴當用新水於井取之可也里俗汲於河濱轉不如井水之明潔更用鼓吹明燈喧嚷

於路致合子孫背尸而外出不特禮所不許亦恐有忍心之嫌也

設襲牀

於尸牀之前設襲牀

陳具

常服一稱常服謂常日所服以別於公服也一稱謂一副也　冠及禮服各以其等謂各有等級所當用者不得僭也　帶　韡　皆備

含具用金銀屑三

襲

襲常服　諸子止哭周視止哭則稍靜而後能周身詳視

遷尸

遷尸於襲牀　襲禮服　加面巾

設位

於尸牀前設位

魂帛

立魂帛

設奠

陳脯醢酒果

爲位

喪主以下爲位序哭

含

執事者奉含具而前　喪主起　盥（謂喪主自盥手）

含尸

小殮

陳殮牀於堂東　加殮衣（複一襌一）　複衾（謂夾被）

遷尸於堂（未小殮之時尸在房此時乃遷出在廳）

大殮

執事者奉棺入承以兩凳　棺內用七星板

薦茵褥　設綿衾垂其裔於四外（裔謂被之四角也此時尸未入棺則被倚展開未掩合故其被之四角皆垂出在外）

屆時（謂及殮之時）奉尸入棺　實以生時所落齒髮

卷衣以塞空處

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　乃蓋棺　加綻

施漆　每月一漆以至於葬

遷柩

徹殮牀　遷柩於其處

設靈牀

於柩之東設靈牀　施幃帳枕衾衣冠帶屨

設盥盆　加帨巾

謹按此不忍遽死之故仍設牀事死如事生也但仕屋狹隘者亦未必能行須知有此儀欲人不悖死者之意

設靈座
於柩之前　陳几筵　供器具
奉魂帛
另以絳帛謂紅布也為銘旌凡有頂帶以上至七品官皆五尺　依於靈
座之右
殮奠
設奠　內外序哭
魂帛出入
夜　侍者詣靈牀舒枕衾　奉魂帛於牀上
夙興　侍者設頮水櫛具在靈牀側　奉魂帛

出就靈座

謹按鬼神必須有所依初喪未能設神主故以魂帛棲神歸俗不設靈牀而徒設魂帛則以未足見依神之意故殮後即以紙位代神主其魂帛則晝夜不動也

哀至則哭

諸子次於中門之外　寢苫苫謂草也　枕塊

諸婦女子　次於中門之內　帷幔枕衾

皆布素

哀至則哭男女皆然　晝夜哭無時謂不論日夜皆可哭無一定之時

成服

殮之次日禮三日大殮是第四日也　夙興　五服之人各

服其服有服者各自具服而入哭是以殮之次早即可成服也就位　當

朝奠之時　喪主以下凡有服者皆在內哭叩盡哀

朝夕奠

朝奠　焚香　斟酒　點茶　喪主以下

哭叩盡哀

夕奠　如朝奠之儀

殷奠

朔日　具殷饌殷盛也謂較之每日之奠加多也　於朝奠行之

望日　如朔日殷饌之儀

初祭大祭

陳饌三　羊二　楮一萬　五服之人咸

集

行初祭禮　焚香　斟酒　喪主以下詣案

前　再拜哭奠

大祭　如初祭之儀

謹按作七者二氏之說耳雖相沿已久所在多

有然此乃俗禮所以喪儀只有初祭與大祭

葬期

三月而葬　預日經營葬地及葬具

謹按送死之事旣葬而後事畢但鄉俗拘泥太

多一家之人議論紛紜往往不能如禮然三月

即當葬乃是禮之

一定不可不知

營葬地

墳塋周二十步

封高六尺

圍以垣周十二丈

置守塋二人

石碣

墓門石碣員首方趺謂墓門之石其項員其石脚則方　勒曰庶士某之墓　婦則曰某氏之墓

壙誌

刻壙誌用石二　一石所書如墓碣　一石詳

記姓諱字里居及其生卒年月日時子女幾人葬山坐向　兩石之字皆內向以鐵合而束之

治葬具

作神主及櫝

製柩轝　下爲方牀　上編竹格爲蓋　四出檐垂流蘇鄉俗稱流蘇爲繸謂此竹蓋之四角皆綴以繸　䋄荒荒蒙也謂以䋄蒙於竹蓋之上　䋄帷在旁曰帷謂用䋄包於竹格之四旁

杠轝飾紅堊謂扛柩轝之木皆油紅色

引布二

功布一

靈車一

明器

開兆

擇日　喪主率子弟適兆所兆謂穴也

執事者陳酒饌於兆左　親賓一人吉服就位

告土神　遂開壙　使子弟一人蒞視之

喪主以下還家

遷柩

發引前一日　夙興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

就位

行朝奠禮　告遷柩於殯前　喪主以下再拜

哭盡哀　役人入遷柩俗謂之移棺

祝奉魂帛　喪主以下哭從　辭於祖禰

仍奉魂帛還

及夕　祖奠

發引

早　五服之人會葬者皆至

執事者陳明器於大門外

納靈車於門內之右

役人二十四人　舉轝入設於廳正中　喪主以下哭

踊

迺載　喪主輟哭視載堅實

設遣奠　加祖奠之儀

祝奉魂就靈車　奉木櫝（載神主也）設於魂帛後

役人舁轝　柩出大門施幃蓋　屬引（謂用大繩連屬於轝也）

遂發　銘旌前導　次明器　次靈車

外親分執引布在前　轝從　喪主以下經

杖衰服步從　哭不絕聲

出城門或里門（若非居於城中者則但出里門而已）　親賓不至墓者

於前迻立

役人暫停轝　親賓向柩再拜　喪主哭謝

賓退　柩行如初

及墓

執事者預張靈幃於墓右　陳靈座几筵

設題主案於右

設藉柩席薦於壙前

靈車至幃外止　祝奉魂帛於几上　奉主櫝

至魂帛側

柩車至　脫載　去幃蓋方牀　下於藉席

祝取銘旌縱（直也謂直鋪其銘旌）加於柩上　喪主以下憑

棺哭

安葬

屆時（謂及葬之時）喪主以下哭叩　親賓有送者

再拜辭歸　喪主以下哭謝

遂窆（窆謂下棺也）喪主輟哭視執事者整銘旌（銘旌鋪在棺上同葬鄉俗多取銘旌焚之不以入土中）藏誌石　復土（謂以土掩其棺）喪主以下哭盡哀

祭土神

執事者陳饌於墓左　致祭土神　如開兆之

儀

題主

喪主以下就靈幃之左序立　祝啓櫝　出木版臥置案上　善書者一人就位　題主

祝奉木主於几上　焚香　奠酒　讀告辭告以立木主而奉祀之辭　喪主以下哭盡哀　祝焚告辭

歸途

祝奉魂帛埋於墓側　奉主納櫝　置靈車而返　喪主以下哭從

至家

靈車至家　入門　祝奉木主設於几上

諸子在寢東謂喪主兄弟皆在廳之東　服親在諸子後

婦女哭於房中

執事者具饌　主人以下就位哭　主人獻爵

讀祝　行禮畢　主人奉主納櫝

徹

士人家儀考證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喪儀考證

養疾地方宜早酌定考

人家廣狹深淺不同養疾以內室爲便入殮以外廳爲宜凡老疾或危症皆當酌定地方不論內外總以稍靜稍潔稍通問疾之人有當一見者驗奠之必須往外者若寢所曲折則既難於入見又懸於遷移爲合考儀禮既夕禮記曰士處適寢注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此則早爲之所者也記又曰疾病內外皆埽

禮記喪大記注云為有賓客來問也此所以欲得稍靜稍潔之處前時毛大可奇齡云以危病之人而剝牀遷衽移寢大是危事故曾子易簀遽有止者喪禮吾說篇夫既不得生遷則其地必易於通行斯後來遷尸可無礙此待疾者所當早酌定也

又考鄭注賈疏本以適寢即適室並未云正寢惟元敖繼公云適寢正寢也而後世有稱終於正寢者蕭山毛大可奇齡謂在室之寢名小名內名適而不名正正寢即天子諸侯路寢之名不免非分況古者赴文止稱某卒不稱卒於何所豈可用正

寢以赴乎云云亦不可不知

男女侍疾者皆得送終考

男子之終其妻妾與其子婦或女凡可侍疾者則必送其死婦人之終其夫與其子孫亦然不特生者不忍不一訣即死者或亦思一見也世或誤讀儀禮遂疑男女各別所以正其終者如宋孫宣公奭疾篤謂子曰遠吾屬纊無內姬妾庶不死於婦人之手宋祁孫宣公行狀考儀禮既夕記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賈疏明謂使御者持體并死於其手非謂男女不相見蓋上文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注云為不能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云四體各一人云云蓋病者是男則四人皆用男子是女則四人皆用女子也前時毛大可奇齡謂如大戴禮曾子病使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是也男手持男體女手持女體不使男女得易手喪禮吾說篇禮順人情未有至親之人而不許一訣者此當詳考經傳者也

將死去牀升屋招魂俱可不必考

疾病最宜安靜禮記所謂不可以變也檀弓雖禮記喪大記有曰廢牀注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然古時或有此禮文而事理未安則亦未必通行古今異宜自

不當拘泥即如禮記明云升哭而號曰皋某復（禮運）今未見行之者正以登高號呼駭人聽聞於事理多未安耳考毛大可曰曾子易簀正有牀在何曾廢牀今病困而返於地則是先臥地以俟其死此非養疾直殺疾也（喪禮吾說篇）凡緊要處蔑古固甚非泥古亦恐悞惟有愼考之而已

主喪不必泥古考

喪必有主禮記曰喪有無後無無無主是也（喪大記）但古禮子雖多惟嫡長一人是喪主蓋喪無二主禮記曰親同長爲主（奔喪）前時毛大可云主者名止一人

今列衆子衆孫非也但古者世爵世祿禮當如是今則衆子皆執杖而就位拜賓訃文則並列其名嫡長爲主而衆庶副之亦禮從宜者也至卑幼之喪自有當主者而尊長在堂則世俗訃文既載主喪者之名而以尊長列名於前考毛大可曰父在子亦爲主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于拜賓則舍尊就卑未爲不可（喪禮吾說篇）蓋禮意當存而行事從便也

非居官則亦可不訃考

喪之有訃以爲親厚也然無一定品式則凡訃皆極繁在官猶易士民頗難考駱問禮云古者卿大夫士

交政於中國或拜使而赴或父兄命赴冠裳之禮也今我親故情聯地密朝有變而夕莫不聞必不得已者一力（謂役使之人）口報之哀痛迫切之中從其質也又曰親厚者不必赴疏遠者不當赴貴顯者不敢赴（讀禮通考引）近時梁茝林撫部章鉅曰禮有訃告惟施於君後世於族姻朋友一一徧訃已非古禮則訃書隨地爲式原可不拘（退菴隨筆）然則赴告之禮惟在官乃不可少耳又考明呂新吾曰北俗或書卒葬於屏門或揭紙旗於戶外俾不至者得以有辭（謂不走訃則彼可諉於不知也）於禮何害（四禮疑）此則不徧訃亦便於稍疏遠

之親舊也

斂亦有不欲緊束考

斂欲堅實禮也或死者達觀不嫌於速朽或後人不忍欲常如事生則亦有說考明呂新吾曰死者存日從容舒暢而大小斂之束縛所不忍視梁宋此當指地言今河南省也送死美服稱身端然仰臥藉以褥而覆之衾棺內空闕以平生之衣盡力填塞務極實滿而已呂新吾集

又考毛大可曰既有棺則雖結束牢固與散藏等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履衣帶容飾儼然猶懼褻以取人憎今死者形既難觀而又橫縮屈褶包

脊梱裙漫然無頭目首足之可以想像倘死者有知能無愧憾喪禮吾說篇此則又可斟酌變通惟求無憾者也

鄉俗不備魂帛考

初死猶以人道事之故未立主恐神之無所依故古禮設重後世禮有魂帛本於司馬公書儀及朱子家禮而鄉俗罕用其喪巫為人家設魂旙又全非魂帛之式葢魂帛與靈牀相依室狹則靈牀無位置之處而魂帛為具文故罕用也考徐健菴曰初喪設魂帛所以代重然古禮之廢於後世者多矣何獨重之一

事乎今世俗未有不用畫像者若復用魂帛將使神依於畫像乎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禮既有畫像則無魂帛亦可讀禮通考然則不設魂帛則畫像不可廢也

未立主則設畫像亦人子至情考

世人在生時多有畫像惟少年婦女或無之耳此則當別謀傳神之物如魂帛之類宋程子慮畫工一髭髮或不當則是別人二程全書然司馬温公呂東萊先生祠堂皆有神像敖英東郭贅言考明呂叔簡坤日旦暮瞻依死而凝睇長望孝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古有鑄金刻木琢石

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亦何病於禮乎四禮疑　蓋初喪既不立主至於以紙作靈位乃喪巫所為本非典禮則畫像近是

棺木不貴難得考

說文曰棺關也所以掩尸白虎通德論曰所以掩形藏惡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是則本欲其木能掩藏耳不貴難得也而世俗竭力以求美木或多受欺考陳龍正曰有財則買沙板王文祿曰油杉為上即今沙坊板但假者多乃千年老杉近根之幹壅頓沙土中者川陝深山所生張文嘉云沙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於補綴未易辨識無則買大杉堅老者為之木唯杉最善

不蛀不朽又無燥性張文嘉云頭段爲佳但要色老而紅赤纏細而堅實者候其乾燥卽可用也伊川先生獨尙柏心見二程全書柏過燥恐於初死骸骨有所未便又且易蛀幾亭全書按程子又嘗言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云云然則程子亦未嘗謂柏木可恃似必以杉木爲可通用矣

蓋棺不用鐵釘考

古時棺不用釘但以皮束棺禮記檀弓所謂棺束是也後世蓋棺之後須要釘實俗用鐵釘震動之聲傷心慘目不如用木筍最善考王文祿曰不用鐵釘用

柏或蘇木作錠筍底蓋對牆鄉俗謂棺之兩旁木為牆合處每邊鑿二孔筍作掟樣分三片先插左右二片入孔分開中一片鍼下錠四處到剳住矣此專用木筍者粤俗用蘇木不用柏而棺面用釘且免鐵繡壞版釘擊震尸葬度又考陳龍正曰蓋不宜用釘釘縫漏氣又釘長出亦使壙高其弊多端慎勿泥古幾亭全書按所見木筍之法甚愜於人心而古人已有詳言其利弊者

棺外及棺縫宜塗以漆考

匠人於棺之外但用油抹徒取美觀耳不如抹漆之善但用漆亦須得法考陳龍正曰一切縫罅先用綾

淨眞生漆厚調銀硃塗嵌其間硃性極收濕凡漆物置密室中遇雨必生潤唯硃漆獨乾此其驗也故可以助漆之堅棺內止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宜近漆也又棺外以硃漆周圍塗之約數遍硃外又須以眞生漆蓋之恐硃色太炫非入土之義加以晦色使可久安也幾亭全書 按稍有力者總以用漆爲宜矣

路上覆棺不重美觀考

喪之有飾必須合宜出葬之時尤不能板定若但求美觀或致多窒礙則誤矣考朱子曰古者柳車之車載柩

古名柳車柳聚也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或欲加飾則以竹爲格以綵結之四角垂流蘇然亦不可太高恐罣礙若道路遠決不可虛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家禮是則切於用者爲急而徒爲觀美者則可有可無也

喪葬亦可用紙錢考

送喪多用紙錢或以爲本非古禮竟可不用亦非也考封演曰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世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按戴埴謂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固也愚謂俑作詐盜之與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今自王公逮於匹

庶通行之矣又曰今送葬爲鑿紙錢昇以引柩按今俗亦通行又曰古埋帛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也見闕記又考李濟翁曰邵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行禮亦焚楮錢伊川先生怪問之則曰亦明器之義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最爲通義資暇錄蓋事之無害於禮義者通行已久自不必泥古也

小斂載食物從葬甚不宜考

古禮亦有未可行者蓋當時思慮偶未周密後人確有所見則改之且南方地勢卑濕尤當加愼考朱子

曰苞筲甕以盛羊豕五穀酒醯醢今俗亦有以瓦器盛酒肉附藏於墓旁者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家禮是其無益有損古人已明言切勿惑於俗說也

朝夕之奠本當終喪考

喪中朝夕設奠古人所重考宋張子曰國語言日祭按此周語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張子全書

又考宋司馬文正公曰朝夕設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按唐開元禮質明掌事者入徹奠出又以朝奠入又曰若天暑恐臭敗

則設餜如食頃謂似食一餐飯之久去之止留茶酒果書儀又考陸粲曰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也讀禮通考引論家禮纂要人家俗事甚繁往屋未廣且喪中仍應酬罕暇則朝夕之奠亦近於具文故雖父母之喪往往小祥而即輟朝夕奠者然須知此乃俗情實非禮意也或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則朝夕奠之餜如何朱子曰與無服之親食之并分與僕役

喪事難得相禮之人考

人子哀情人人所同然罕能以禮事其親而不免多

所遺恨者蓋考禮未能詳盡則無可依據也考禮記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孔疏云沽麤略也檀弓 又考徐健菴曰人子之於親喪創巨痛深其禮儀亦繁喪事急遽非僅一二事也苟非深明於禮意孰能行之禮節須人相導必延致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孝子在荒忽迷瞀之中其時之戚友又未必有素請喪禮之人卽欲令爲擯相而不可得以故苟且從俗而不得以自盡也讀禮通考 觀於此言則士人講習討論之功其可緩乎

喪中浮費無益考

世俗治喪其薄於親者不必計有欲厚於親而無可依據不知重輕或徒有從厚之意而無實益可惜也考漢明帝云喪貴致哀今百姓送終競爲奢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豈祖考之意哉又考漢王丹閭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東觀漢記又考眞西山云夫送終之禮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嗣後願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花無益之費審欲爲親祈福豈若捐錢穀以濟饑貧爲善事顧不美歟俱引家禮辨定眞文公之說欲轉無益爲有用矣

孤哀之稱當分別考

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本於宋司馬氏書儀朱子所謂溫公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者也王草堂曰唐杜佑通典注云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則父母分稱不自宋始矣或有泥古謂喪稱哀子哀孫者則未安考毛稚黃曰古幼而無父曰孤則母死而父在者應避嫌不得稱孤而稱哀可矣據此則分別爲宜

稱哀亦未可一概考

人子有嫡出有庶出嫡子亦有前妻所出有後妻所出其稱哀未能一概考王山史曰繼母在而父

死若稱哀是無繼母矣嫡母死雖生母在若不稱哀是無嫡母矣引家禮辨定世俗多有於哀子之上書奉繼母命稱哀或書奉嫡母命稱哀者然近時梁茝林撫部章鉅云阮先生儀徵相國梁撫部之師也曰有父喪而繼母在欲以奉繼母命稱哀訃聞來問者余曰此俗例也稱孤稱哀三年喪也豈有國制當稱而必須奉繼母命者無已於孤哀子之上雙行加繼母侍下四字爲明白耳若庶子之先丁生母憂者亦可加嫡母侍下四字其庶子之先丁嫡母憂者亦可加生母侍下四字何也同是三年無可厭據事直書也退菴隨筆 此

則禮家至精之論發前人所未發者矣

承重名義亦有不同考

承重是承祭祀之重非謂承重服也考陳澔六曰孫之於祖皆服齊期年（謂齊衰）特以父早世嫡孫承祖之付託以爲祭祀主而爲之斬三年（謂斬衰）非以父服之缺而子代爲之償也倘曾祖在而父歿者其適祖喪不得爲祖斬則以重之未承也（愚按曾祖年在七十以下者當如此說若七十以上則禮記云七十曰老而傳（曲禮上傳謂傳祭祀也）此則其祖已受重於曾祖而嫡孫自當承重矣家禮辨定）又考毛大可（奇齡）云或有父服祖二年而父亡然後祖母卒則嫡孫不當承重何也晉成粲云禮

有適子無適孫謂適子見在已承祭祀之重則嫡孫無事其與衆孫無分別也父既服祖三年後則孫乃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矣亦何有乎祖母謂並無祖母之重可承也西河合集彼嫡孫一概稱承重者誤矣

服兼重輕其稱呼宜辨考

凡先有重服而又遇輕服之喪則不得專稱輕服考之陳際叔云父既沒未除喪而祖死則稱在制孤孫今皆稱在制期服孫如冢孫卽嫡孫則稱在制承重孫又考毛稚黃云有父母之喪而復有期喪則訃稱在制期服有期喪而復有功喪則訃稱在期功服俱引家禮辨定此易

知也至於先有輕服而後遇重服則其中又小有異同考陳際叔又云若先有功緦而後有期訃止稱期而功緦可略矣喪從重也若祖叚喪未除而父死則稱期孫子正統之期不可以輕略也謂此乃一本正服之期其義甚重與兄弟旁期之服不同抑或重服輕服同時並有且多則際叔又云一時並有期功緦之喪帖札不妨累辭稱期功緦可也雖服有重輕而皆不忘哀也又云如遇父母之喪併略期矣功緦之略更可知蓋三年之喪自無暇分其哀情故自旁期以下皆不必繁稱此則同遇輕服而義各有在必當詳考

訃告自稱分尊卑考

毛先舒稚黃曰凡尊長爲卑幼訃如祖爲孫伯叔爲姪兄爲弟夫妻皆稱某服生若卑幼爲尊長訃不得稱生如弟爲兄則當稱某服弟姪爲伯叔則當稱某服姪嫡子爲庶母則當稱期杖子今皆稱杖期嫡子此名義之不容紊也近梁茝林撫部章鉅云凡父在而母死者或用其夫語氣或用其子語氣皆於古無考可隨人用之乃有謂訃書必出自其夫者亦泥古也古禮父在爲母期故一切父主之今母服亦三年一切哭奠謝賓之儀自當以服重者爲主凡事稟命而行即父爲主之實矣退菴隨筆此則不必拘文牽義者也

泣血非至哀考

世人三年之喪皆稱泣血以爲至哀之詞非也近梁苑林撫部云阮先生曰今俗例孤哀子稱泣血稽顙實爲大謬夫有聲曰哭無聲曰泣古人言泣血者無聲出淚而已非甚哀也詩鼠思泣血禮記泣血三年血卽是淚并非赤色之血又曰淚字始於漢時古但名涕名血無稱淚者然則今俗所謂泣血者欲重反輕也然則當如何答曰稱孤哀子哭踊稽顙期服孫哭頓首倘近是退菴隨筆

又陰靜夫云首者髮以上之名稽首謂以髮向地首未至地顙者髮以下眉以上之名稽顙則以髮下

胷上觸地也（同上）又毛大可云稽者留也稽顙則兩手解而據地而搏其顙于兩手之地間稽首則以首至手稽留不即起也（祭禮通俗譜）又連德隆（應韶）云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讀書瑣記）又姚方立云頓首非常禮倉卒致情之儀（同上）稱呼相沿輕重倒置當世大人先生已有定論所當考也

居喪衣冠不當沿舊考

鄉俗喪服向用大領衣麻布巾是古時衣冠矣近則衣不用大領而仍用麻巾則更爲不古不今殊無依據香山黃香石考此最確曰居喪用麻布巾加三梁

冠麻衣亦用大領是前代式也生今反古可乎謹按

大清通禮官員以及士庶喪服之制斬衰三年服生麻布旁及下際不緝麻冠絰菅屨竹杖婦人麻屨不杖餘同齊衰杖期服熟麻布旁及下際緝之麻冠絰草屨桐杖婦人麻屨餘同齊衰不杖期冠絰屨同上齊衰五月服熟桐麻布冠絰如其服草屨婦人麻屨齊衰三月冠絰屨同上大功九月服麤白布冠絰如其服繐布緣屨小功五月服稍細白布冠絰帶如其服屨同上緦麻三月服細白布絰帶如其服素屨無飾禮文但言冠服之布而不言冠服之式者誠以我

朝定鼎卽已易服色天下咸遵不必於喪服更言其制也以今制準之通禮所云服者當用馬蹄袖開衩袍斬衰齊衰分別用麻布爲之功服以下分別用白布爲之所云冠者照時制冬夏帽胎齊衰以上當加麻布裹之若功服以下用白布裹之或夏但用粗藤帽胎冬但用素帽胎服輕則從簡便尙可通日下偶筆喪服所以表哀也安可不考乎又考陸朗夫燿曰京師士大夫喪服或未嘗著麻余謂白衣冠者北方無麻也有麻則必麻衣麻冠矣又曰衰之爲制下必有裳一物不備不成爲衰今之爲衰者不殊裳是以

婦人之服服男子也古之喪冠即吉禮緇布冠之式言冠卽梁與武在其中今以紙糊爲梁復以稍細布爲三蒙其上而廣止三寸不足覆頂此政和之說制禮新儀之式謂宋時政和五而非三代之喪冠也名爲從古實則非古何如以麻爲衣冠其式並如平居之服有以卽乎人心而合乎禮俗卽文集此足見流俗沿譌實爲陋習不足以中孝子之哀情未可相與安之也

喪家不當爲內外親製孝服考

鄉俗有喪之家爲當有服者製其衣冠旣不今不古其屬自三年服外概用藍布新屨尤不可解考明顧

起元曰古人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外親各自製其所應服之服而哭之乃今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粤俗則喪家代有服者製成衣冠以服之不送即應服者不服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或相訴罵又有送帛者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即贈以布不知變服志哀心既不哀服於何有直以爲酬酢而已客座贅語粤俗凡有服者於死者之七日則曰成服具物而拜則有酬酢焉及其除服也具物而拜者又有酬酢焉其實製此衣冠僅於七日三七粤俗每七日則有喪巫爲行一切俗事啟殯或百日到喪家服之一拜於几筵而已貢其文而又甚可怪者前人

尙未至此而已有昌言其非者矣

葬勿貪大地考

地理之說甚紛歧則術精者豈易遇一知半解甚易誤事術士專以禍福聳人而主人亦豈無冀倖大地之心又或兄弟各有意見族黨多其議論則其葬也難矣前時紀文達公曰相地之說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余謂劉向校書列此術爲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師所學未必精又或緣以爲姦利則所言尤不足據耳閱微草堂筆記 又徐健菴曰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爲吉地之驗此正論也但未能恃此以定穴而小結吉地亦有不盡加

此者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此不易之論然拘泥其形適則亦假穴耳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但一邑之中一鄉之地不可多得新冢日多安所得百千萬億之美地而給之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也讀禮通考又考曹安峯家甲曰大地難得小地易求如有可用之地只擇葬日便可何也既已魂升魄降則得土便如得金也地理原本說又曰天地有生生不息之機砂水屢有變更穴情亦有消長而福善遇之則移步換形同上夫此術既非淺涉者所能知又勢不暇專門學此則必不可

從存奢望而忘遲葬之難安也

風水亦有流變考

人子葬親安敢不慎之又慎惟地理之術不特難盡知且其法流變已多迄無定論倘因此竟不能葬則無謂矣考錢竹汀先生曰葬書昉於郭景純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互相抨擊欣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潛研堂集）又考黃黎洲先生曰葬地之說凡三變周官之法無言形法者（周禮但言族葬其葬地皆有定無可擇也）形法已為變矣（形法即今時巒頭之說也）再變而為方位（方位者理氣之說也即今言羅經者）形

法理之顯者也巒頭形者有方位理之晦者也理氣不免支離矣三變而爲三元白法方位一定不易者也羅經之方位皆同三元白法隨時改換者也三元則有上元中元下元之分白法則有年白月白日白時白之別是故方位者地理中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家禮辨宗又徐健菴曰去聖人遠邪說如蝟毛而起轉相熒惑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深闢之司馬文正奏乞禁葬書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爲冀迷者之一寤也讀禮通考此皆非恨術士恨舉世溺於其無定之說而誤事也如果地師精愼而篤實則必能助人早葬又

何憾焉

掘見古墓當掩藏考

人或多方尋得吉地而掘開是古墓宜勿討買地之價竟代掩之爲是考王朗川曰人家新卜得葬地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或就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皆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雖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眞地乎如此存心便是吉人所葬必得佳地矣言行彙纂此亦不可不知者

營葬不可苟且考

今鄉俗往往於初喪則竭力以盡飾至葬事則或將就以省費此倒置也考魏叔子禧曰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以慰一時棺木亦歸土之時所重若墳墓堅緻則千百年不壞之物也今人久暴露不葬而專美衣衾又或酒食僧道糜費不貲至於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斂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厌[illegible]紀事

早葬仍是先遠日考

春秋傳曰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此即禮記喪事先遠日之義非謂遲葬也葢三月而葬則所卜者不外三月之內考孔疏云卜先從遠日而起今月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也曲禮故曰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葬謂之怠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以避不懷耳唐呂才而鄉俗或以寄莊遲葬為戀其親則誤之甚矣又毛大可云今多有久而不葬者即先近日未為不可也

葬法宜講求考

朱子曰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擇日開塋域家禮

先以細炭末築實壙底厚二三寸然後以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合勻以水徧洒之宜不乾不濕築厚二三寸中取容棺牆謂棺兩旁之土高於棺三寸許乃於四旁旋下四物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及下棺面上亦用三和土築實加炭如牆之平而止家禮辨定

朱子曰灰沙相乳入久之其堅如石又曰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旣辟濕氣抱樸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又截樹根不入家禮

沈六圍鏡曰若眞土有九尺何必打盡九尺只打到四五尺度可容棺打下數尺見土變粗或土盡見石急下眞土作底三寸然後頓

亦不得將棺頓死底上何也死土有黃泉之棺上更有真土掩棺能隔客水浮土有客水斯止矣譬如蒸物只要頓在甑上火氣自上何必到底有餘不盡乃有滋蓄乃有臨底若底淺不足容棺可外取好土好灰勻和堅築地學

沈六圃鎬曰但要似石非石之土掘之一層嫩一層則真穴也故曰掘得動築得碎得水成泥入口有味如此石穴葬之定貴地學

曹安峯家甲曰必細灰三分細砂三分好土一分方爲三合土地理原本說

魏叔子禧曰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

濕濕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灑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爲度

魏叔子曰穴內先用嫩灰(嫩灰即細灰)鋪底置棺其上四旁下灰築齊棺面(謂四旁之灰與棺面齊也)平鋪灰以上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腳躧實然後用槌輕築漸漸至重槌忌太重重則剝灰用槌以人多爲妙且行且築須槌跡粘連一路周而復始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粘至面上一層不妨略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響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爲度(灰槨紀事)

晉安峯家甲曰昔人謂壙取容棺開之太深恐泄生氣開之太久必散生氣

周晴峯曰欲驗葬地美惡先掘土坑方一尺將土取起揉散土既浮鬆則必有餘仍置坑內秤合與原土平餘土棄之上用缸蓋好外用土密封次早啟視之內土高起者吉地也平如故者常地也家禮辨定

此亦萬不得已而設此法勝於全無可憑者然必須預辦日備齊不然弊端亦百出也

左仲甫輔曰葬者藏也一切儀衛飲食俱屬浮文概從節省并力壙事庶勿貽後日之悔又曰破土後先將壙塲平治以便瀉水又曰先令人挑好土合乾篩

細灰亦如之又曰築土用杵頭尖者方築得札實堅緻念宛齋文稾　與菲印山字逵

葬事至重必須盡禮考

朱子曰葬前數日但設奠而啟殯至葬前一夕乃設祖奠餞訣語類

至墓乘馬者卑行見墳而下尊行及塋而下出墓門尊行者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行者乃乘政和五禮新儀

葬日銘旌去跗使人執之入壙則去杠覆於柩上司馬氏書儀小注

出郭若親賓送者權停柩車內外尊行者皆下車馬依服之麄細爲序立哭相者引親賓以次就柩車之左向柩立哭卑者再拜而退唐開元禮

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主人及諸子乘堊車去塋三百步皆下唐開元禮小注

禮記曰死者北首禮運 毛大可曰夫殯以面爲主首北則面門謂面向門若首南則面屏矣又曰行以眂爲主足先謂擔之未先行則視措地若首先則腦觸地矣喪禮吾說篇

華氏曰明器男子可用筆硯紙墨婦女可用針線翦

尺其什物及圖書梳鏡之類略用不妨無亦不妨今俗用飯團（粵俗有用飯罌附葬于墓旁者勿用爲宜）竹棒過河棍生炭紙錢（此皆粵俗所無）及一應邪說之物俱不當用　盧得集

后土正名考

錢竹汀大昕曰今世營葬必于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祭之蓋古禮也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孔疏云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

安之又考明楊升菴云后土對皇天也士庶家有似於僭又考張文嘉云今改爲本山土地之神家禮辨定

虞以安神考

朱子曰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家禮

馮善曰主人必須視實土成墳然後反哭家禮習說

不待三月而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家禮辨定

朱子曰遇柔日再虞王草堂云用柔日者初安之欲神之靜而常在也遇剛

日三虞王草堂云未虞用剛日皆既安之欲神之動而如生也若墓遠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家禮

受業李　表覆校

士人家儀考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士人祭儀

爲龕

於寢堂之北爲龕寢堂者鄉俗所謂神廳也以版別爲四室

奉四代之親故爲四室以版別之者事亡如事存之意

謹按人家廳多者專以一廳祀祖則神位寬然若廳少者鄉俗多爲神樓正中既以供五祀之神惟以神樓之東西兩處奉先又有兄弟同居神主稍多者未必能以版別而神主各有韜櫝此亦室之意必不宜徹去以韜櫝爲別畧見禮之大意也

奉位

奉高曾祖禰禰近也謂父母皆以妣配妣謂嫡母其神位之尊卑與父配者惟嫡母也

薦

每歲以春夏秋冬出主而薦謹按行禮須在廳中然後進退周旋皆便是以出主而薦宋司馬文正公曰擇廳堂寬潔之處以爲祭所是也

陳設

夙興　主人率子弟設供案於堂北每代設供案二其一以供奉神主其一以供具祭品

設香案於堂南此總設一香案也然燭俗謂之點燭

祭品

肉食謂切碎者或豕或雞之類果或用鮮果或用乾果蔬之屬肉食當用一器菜果與蔬各一器餅餌二盤羹二飯二

謹按以上祭品皆陳設於高祖櫝之前者其曾祖禰三代祭品每位倣此

奉主

主人以下此兼子弟言之盥奉木主設於案

昭東穆西高祖爲昭在正中近東曾祖爲穆在正中近西祖爲昭在高祖位之東父爲穆在曾祖位之西

祔位

設祔位於兩旁東西相向凡服親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輩行書紙位祔食男東女西禮畢則焚之

序立

主人於東階之下立　族眾各依行輩東西序立

上香

主人詣香案前　上香

迎神

主人率在位者謂族眾在助祭之位者　一跪　三叩

興

初獻

主人詣神案前　以次斟酒以次謁先高次曾次祖次禰

薦熟　跪　一叩　興

子弟薦於祔位

讀祝

主人跪詣總香案之前跪　在位者皆跪　祝預擇子弟爲之

進至香案之右　跪讀祝文　興退謂祝讀訖興而退也

主人以下皆一叩　興

再獻

主人詣神案前　如初獻之儀但不必讀祝

三獻

主人　斟酒跪叩　均如初獻之儀

送神

主人率族衆　一跪　三叩　興

祝燎

祝取祭文　送神後主人以下分東西序立祝奉祭文自正中行出　及附食紙位

焚於庭　庭者鄉俗謂之天井

納主

主人納木主

士人家儀考證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祀先當及高祖考

世俗嫡長子孫其祀先亦多不過三代誤也國家典禮許士庶祭及四代而爲子孫者簡之可乎

考張皋聞先生惠言曰秦漢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文鈔若柯蓋元孫於高祖有服必得祭乃可以申其奉先之情高祖之父則無服故

義其主而不祭此禮順人情者也

四代神位仍有隔別考

士庶無廟若住屋深廣者可專以一間祀先毛大可曰必在東一間者漢書曰宗廟若陽示不忍死親之義若住屋淺狹則難分是以鄉俗多用神樓惟粵俗祀神太多則神樓中祀先之處狹矣既不能平列四世神主用板隔別只得以深分尊卑尊者在後則深卑者在前則淺若全廳之神樓專以祀先則當如瓊山邱氏之說考邱文莊公濬曰中左高祖中右曾祖高祖之左為祖曾祖之右為禰四龕以板隔家禮儀節近時梁茝林撫部云宅內立四龕每龕隔開便不

嫌於並坐南向（退菴隨筆）此事死如事生之義也

鬼神飲食非可無禮考

人之祀先未見先人食其物故疑為虛文非也神道與人道不同詩曰神嗜飲食非真飲食其物也嗜其氣也考管子曰五穀之先熟者薦之祖廟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鬼神嗜氣亦如人嗜味矣故禮記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義）神嗜之說也惟其如是故必如事生如事存而不敢苟焉近時梁茝林撫部曰合饗時都設一筵却不安母子同席猶可舅及婦豈可同席乎惟程子說四親應分四席則禮

明[退菴隨筆]流俗事事貴多物物贅設而於事親或全不然似當深思此說也

薦先無異於祭考

禮記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王制]士庶皆薦新而已凡薦新但有庶羞而無全牲[毛大可曰無牲而有常時曰薦]鄉俗疑其未能備禮而不妨苟簡非也考楊文定公[名時]曰今之所謂祭者豈能如古禮鼎俎豆籩之盛乎則亦薦焉而已豐約從宜固其所也[家廟記]又考明邱文莊公曰古之仕者有祭田今苟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大學衍義補]又考毛大可[奇齡]曰薦

秖在寢今之家堂是也薦新者五穀也蔬果也爲脭也祭義 道 是則士庶之薦卽如大夫以上之祭未可輕忽也

神惠可偏及考

合食及分胙卽用祭品爲最宜餕餘之書人人所同不必計物之厚薄也或品物少而子姓繁自可別取相同之物以補之考宋司馬正文公曰凡歸胙及餕若酒不足則和以他酒饌不足則繼以他饌旣畢據所有酒饌主人須胙於外僕主婦須胙於內執事者偏及微賤其日皆盡書儀 蓋與祭者則合食在家者

則分胙以至男女之執事者皆惠及焉所謂合一家之歡心也

祭器不必古而不可苟且考

古之祭祀以籩豆簠簋今但用槃盌者以先人在日所習見也考宋邵堯夫先生曰吾高曾祖皆今時人以簠簋籩豆薦不可也聞見前錄又考朱子曰籩豆簠簋古人所常用故祭用之今則燕器燕閒也讀閒時飲食之器代祭器是謂從宜也文集但器皿可隨時尚而苟且則非考陸桴亭先生世儀曰古人祭器必用重物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當悉以爲祭器貧者則精

潔之器爲之（思辨錄）是則泥古鮮通非所以事親而祭器爲先乃所以尊祖也

祭器不宜輕忽考

物物有所依倣自不肯苟且若隨便作爲者則苟且之心生矣今之祭器皆非無本毛大可（奇齡）曰壺卽尊也名壺者以瓠可爲尊（莊子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尊）琖最小盛酒器也　爵則形類雀而有足較大於琖　斝則如甌而有兩耳較琖大矣　琖之大者名曰鍾又曰古壺尊皆有托謂之棜禁今稱壺尊之托爲架但古今製各不同壺底平則不用架又曰籩以竹爲之而

有縢緣今竹絲器即籩也又瓦豆謂之登（爾雅）今磁器即瓦豆又曰古鼎用銅今以錫代之如盂而上有高蓋（每獻則啓蓋作趺而安盂身於其上）故名鼎盂（粤俗謂之錫盂）俎代以槃而去足名俎槃 銅以磁盂爲之 或純以磁爲之（謂鼎俎銅皆用磁器代）而大小分作三等（祭禮通俗譜）是古今雖殊禮意則一 又考李鄴年七十餘每享祀祖考猶親滌祭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思也（人譜類記）蓋祀先者人家之重事亦人家之幸事未可忽也

祀用香與燭亦近於禮考

古者祭祀無香（毛大可曰南越五木未入中國）其焫蕭卽焚香也今旣有香自當用香條考毛大可曰古祭焫蕭皆用諸草（如艾蒳之類）則近代香泥條餅雜取諸草合成者自可爇用（祭禮通俗譜）古時祭祀又無燭禮記曰燭不見跋（曲禮）毛大可曰此油燭也惟油燭則下有足跋將盡卽見又曰楚詞蘭膏明燭謂以油作燭也（祭禮通俗譜）今明燭而祀亦未遠於禮者

用紙代幣帛考

禮神當用幣今春秋之月官祭神廟用綾帛是也民間則多用紙錠粵俗則用紙錠而甚大（有廣近二尺長近三尺者）

謂之元寶此皆以代幣帛江南士大夫祀神祀先多有但用香與燭而不用紙錠粵俗則必備又有紙錢粵俗以數片附於元寶而進之似不宜錯雜而陳然相沿已久若專用紙錢則無之惟喪禮乃有專用者蓋禮神宜有幣帛而一切以楮代禮所謂明器備物而不可用也考毛大可曰卷紙而束之即帛也粵俗之元寶正是此意搓錫紙爲錠形即裹跡也又曰先仲氏嘗謂阡張紙即古刀布形按古刀布形長而狹粵俗所謂溪錢者象其形故其鑱刻文有如冋如尚者又考張楊園先生曰若用幣帛則以有用爲無用而紙錢又於古無傳海寧陳乾初祀其先祇焚香獻牲及菜

盛醴齊而不焚紙錢疑爲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矣（祭說）此謹於禮者之言然世俗沿用此亦無害但人人當知楮錠紙錢俱以當古之幣帛（不欲焚有用之幣帛故以此代事神用其意與事人必用物者異）並非如流俗重財之說則可矣

酹酒與奠酒不同考

今之祀先酹酒者（並非代鬼神飲酒）蓋所以降神也考宋程子曰求神於陰陽之間故酒必灌於地（二程全書）或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朱子曰降神是盡傾於地（文集）此酹酒在初祭之時者也至奠酒又不然程子曰奠酒

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二程全書此則當祭時所奠之酒酒杯在神位前以手舉動其杯卽是安置也二者本有分別鄉俗一槪酹於地非也

或謂嘗祭亦宜酹酒因古者飲食必祭今鬼神不能祭故代之祭酒也此說未安何也果如此何以不置饌於豆閒代古人祭食耶自當以程子之論為定

扱筯斟酒俗儀亦有自來考

鄉俗祀先當獻飯時往往扱其筯於飯中此非古禮然亦非無所本考宋司馬公曰執匕扱黍中書儀是也又奠酒之後執樽徧加斟酒亦是俗儀亦有所本考宋朱子曰主人升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家禮

是也此二事皆子孫思親之心於義無害而於禮尙非杜撰者也

展墓古今所重考

展墓之禮自古有之東郭墦間之祭者見於孟子留侯之家每上冢伏臘祠黃石見於史記子路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墓二字當始此見於禮記檀弓惟以寒食淸明爲期則後世之禮考萬季野曰觀開元之詔謂近代相傳寖以成俗意者起於陳隋之間乎羣書疑辨又考許西山三禮曰墳墓有定在先人遺魄在焉神之格思不更親切耶讀禮通考引

此事古今通行爲人子孫所當盡心者未可視爲緩圖也

受業弟伯棠覆校